

绝唱篇

AOXUE

JIANGSHAN 上

金纤纤 作品

这女人好大的胆子！
竟敢许诺他，
来日她君临天下，
定将四国版图写进他的
「嫁妆」单子！

傲雪江山

武侠
奇幻

原名《倾世狂妃：逆天四小姐》

寒岛寻金，金印垂簪，皇女夺位，逆天之战
真龙之气，明珠神冠，奇兵冰果，天煞恶魔
是她斩天誓，破长河，颠覆两国，恩怨争锋；
是他弑神魔，逆生死，星盘三改，血剑相护。

重生·冒险·武略·异能·扶持·守护
亲情·爱情·友情

腾讯原创名大堂奇情暖爱系作者金纤纤

精彩收官

一幅至爱至恨至美至幻的傲雪江山画卷

异世奇情
系列
005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LIFE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异世奇情
系列
005

傲世江湖

绝世品

上

AOXUE
JIANGSHAN
JINXIANYAN WORKS
金纤纤 著

武俠
奇幻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雪江山. 终结篇 / 金纤纤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99-7123-0

I. ①傲…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9314号

书 名 傲雪江山. 终结篇
作 者 金纤纤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廖雯雯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92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23-0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傲雪江山

卷二 第10篇

目录

上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又发财了	1
第二章	武者之心	14
第三章	傲苏交手	25
第四章	皇孙百日	39
第五章	皇孙之死	51
第六章	残酷魔鬼	65
第七章	天生一对	78
第八章	诛长公主	90
第九章	兵符下落	103
第十章	围杀逆臣	116
第十一章	暂时分别	129
第十二章	挖心之伤	141
第十三章	天煞岛主	155
第十四章	夜雪登岛	168
第十五章	新的岛主	182
第十六章	灵天明珠	195
第十七章	恶魔诱惑	206
第十八章	神奇魔果	215
第十九章	相见相爱	227
第二十章	夜雪危险	239

傲雪江山

卷二

目录

下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国师的话	253
第二十二章	化名凤夜	268
第二十三章	朱雀凤城	282
第二十四章	乔迁之喜	295
第二十五章	全民偶像	309
第二十六章	密切联系	323
第二十七章	千古红楼	335
第二十八章	茶馆风波	349
第二十九章	密谋夺帝	363
第三十章	二月初九	376
第三十一章	他喜欢他	390
第三十二章	绝顶太师	404
第三十三章	大成天境	418
第三十四章	洗白计划	432
第三十五章	奸细一名	446
第三十六章	真龙之气	459
第三十七章	皇女殿下	474
第三十八章	瓮中捉鳖	488
第三十九章	惨烈一战	501
第四十章	太师之死	515
尾声		529

第一章 又发财了

AO XUE JIANG SHAN



南宫水瑶嘴角扬起温柔的笑意，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几步走到夜雪面前，亲切地拉着夜雪的手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姑姑的好夜雪。傲初就是姑姑的心头肉，是姑姑后半辈子的依靠。你也知道在这后宫里，看着锦衣玉食，其中的不易，却也是旁人体会不到的。”说着，南宫水瑶的眼中已经浮起了水雾。

夜雪闻言，却无动于衷。她本就是演戏的高手，南宫水瑶装可怜的小手段，怎么会骗到她。

南宫水瑶暗自咬了咬牙，用手帕擦了擦眼角，道：“姑姑也知道傲初做得不对，但他对你的确是一片真得不能再真的真心。”

“娘娘说话还请慎重。”夜雪抽回自己的手，冷冷地道：“我虽不同于那些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我总归也是一名女子。女子的名声有多么重要，娘娘应该知道的。”

南宫水瑶擦眼角的手一僵，立刻又道：“傲初送你的东西的确不合礼仪，但他确实是一片好心。”

“一片好心？可笑！”夜雪冷声打断她，“二皇子也不是小孩子了，一片好心化作刀，不往别人身上捅，专往我身上砍，难道真当我南宫夜雪好欺负不成？”夜

雪拍案而起，一脸不服气，“我一定要找陛下给我一个公道。”

“等等！”南宫水瑶连忙拉住夜雪，细语轻言地劝慰她，“你都把傲初打伤成那个样子了，他也知错了，这事就这么算了吧。他的确没有坏心，而你也知道他没有娶妻纳妾，不知道一些忌讳也是可以理解的。”

夜雪冷冷地瞅着南宫水瑶，依旧无动于衷。

南宫水瑶脸上的笑都快绷不住了，她何曾如此低声下气过！

南宫水瑶气得肝都痛了，却不敢在夜雪面前露出一丝不悦，她道：“看在姑姑的面子上，你能不能原谅傲初一回？说起来他也是你表哥，自家人的事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平白让别人看笑话，你说是不是？”

夜雪没有说话，只将茶几上的古董茶杯拿在手里把玩，眼睛还盯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画。

半晌后，夜雪对南宫水瑶笑道：“皇后娘娘不愧是一国之后，一个茶杯、一幅画，都是绝品。”

南宫水瑶立刻道：“你若喜欢，姑姑送你便是。”

夜雪的眼皮子又怎么会那么浅，被一个茶杯、一幅画就收买了。她笑道：“说起来我也算是有钱人了，可是我一个女子，府里有上百人要养，作为内大臣，公务也多，还要练武，别看手里有不少铺子、田庄，却没有时间管，不到一个月，铺子连连亏损，田庄的收成也不好，就算有再多钱，怕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迟早有一天，要坐吃山空啊！”夜雪叹息着摇了摇头，一脸忧愁。

南宫水瑶闻言，立刻变了脸色。她虽然不知道夜雪手里的铺子亏没亏，田庄收成怎样，但就算她再无知，这才五月份，离庄稼成熟还早着呢。不过，听夜雪这么一说，南宫水瑶倒是知道夜雪想要什么了。

南宫水瑶不怕夜雪要东西，只怕夜雪不愿息事宁人。

南宫水瑶叫了心腹宫女进来，对其耳语了几句。

不过一盏茶时间，心腹宫女就带着几个太监将三个箱子抬了进来。宫女将箱子打开，一片珠光宝气将夜雪的小脸映成了金色。

夜雪走上前，见第一个箱子里装满了布匹，有价无市的云锦、蜀锦以及其他名贵布匹；中间一箱则全是黄金，金条、金叶码得整整齐齐；最后一箱却是比黄金更为贵重的宝石，最小的一颗都有小拇指大。

南宫水瑶心痛得滴血，脸上却带着笑，只听她道：“说起来，上次我们在慈宁

宫见面，姑姑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今几个这些一是补你的见面礼，二是祝贺你荣升一品大员，三嘛……你是个极聪明的孩子，姑姑的心思想必你是明白的。”

要说看见这满满三箱金银珠宝，夜雪不心动，那是假的，但是……

夜雪推辞道：“娘娘的礼太重了，夜雪不敢收！”

“咱们姑侄儿俩，你还跟我客气什么？等下我派几个奴才给你抬到郡主府去。”

“谢娘娘如此厚爱，但我真的不能收。”夜雪非常坚决地说。

南宫水瑶扯了一个难看的笑容，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叫了心腹宫女上前，“去把我那个檀木漆金的盒子拿过来。”

宫女一听，惊呼出声，“娘娘！”

“还不快去？”南宫水瑶冷声斥责道。

“是！”宫女咬了咬牙，瞪了夜雪一眼，方快步离去。

南宫水瑶对夜雪笑道：“这丫头被我宠坏了，你千万不要见怪啊！”

“娘娘言重了，我怎么会自降身份和一个奴才计较？”夜雪怎么会见怪，宫女如此作态，可见那个盒子非常贵重、非常值钱。

很快，宫女将盒子拿了过来。

南宫水瑶将盒子放到夜雪面前，冲着夜雪的方向轻轻打开。

夜雪瞟了盒子里面的东西一眼，不由得又看向了南宫水瑶。

檀木漆金雕花的盒子本便不是寻常人家能有的，而厚厚一叠以万为单位的银票更是总价不菲，但是银票再多，也夺不了银票上面放着的一副翡翠耳环和一副翡翠手镯的光辉。

夜雪的纤纤手拿起一只手镯细细观看，只见手镯有着透明的玻璃光泽，颜色纯正，质地细腻无瑕。

“这可是翡翠玉品种里最好的玻璃种？”问话间，夜雪将手镯放进了盒子里，随手又翻看了一下被压在首饰下面的银票。

南宫水瑶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道：“郡主好眼力。”

说着，南宫水瑶不舍地摸了摸翡翠耳环和手镯。即便她是皇后，玻璃种的翡翠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南宫水瑶狠了狠心，将盒子盖上，推到夜雪面前，“这是姑姑的一点心意，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夜雪看得出来这几乎是南宫水瑶的所有积蓄了，再榨也榨不出什么来了。

夜雪将盒子放进了装着布匹的箱子里，然后将三个箱子全部盖上，她笑道：“娘娘这般盛情，本郡主若再推辞，就是不给娘娘面子了。如此，就多谢娘娘了。”夜雪朝南宫水瑶拱了拱手。

南宫水瑶看着夜雪脸上的笑意，却心痛如绞。别说三箱宝贝，就是半箱，十个普通宫妃也别想拥有。

她之所以会有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她进宫前以要笼络宫中的人为借口，从护国将军府里带出来的，而此后每年她也以各种借口不断从南宫武铭和轩辕红降那里拿银子。剩下的一小部分则不是轩辕行烈赏赐的，就是后宫宫妃孝敬的。

这三箱宝贝确实是南宫水瑶这些年攒下的所有家当，而那有钱也买不到的玻璃种翡翠首饰，她原本是想等时机到了，送给轩辕傲初未来的皇后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南宫水瑶心痛却没有丝毫办法。夜雪将轩辕傲初打成重伤，已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她夜雪不稀罕轩辕傲初。而如果此时自己再被夜雪告到轩辕行烈那里，没准轩辕傲初就会失了圣心，别说新皇登基后容不下他们，恐怕他们连新皇登基那一刻都等不到，就被南宫武铭撕碎了。她的哥哥有多么无情，她最是清楚。

“咱们姑侄儿俩，你还说什么‘谢’字？你能明白姑姑的心意就好。”南宫水瑶冲夜雪笑了笑，然后吩咐一旁的心腹宫女，让她趁着夜色，悄悄将这三箱东西送到夜雪的郡主府去。

说着，南宫水瑶看了夜雪一眼，询问夜雪的意见。

夜雪轻轻点了点头。

南宫水瑶送东西是行贿赂之实，自然不能大摇大摆地抬到夜雪的府里，而夜雪当然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收了南宫水瑶的礼。

“是，奴婢遵命！”心腹宫女叫了几个侍卫进来，将三箱沉甸甸的宝贝抬了出去。

拿了东西，夜雪便要告辞，突然那个宫女快步跑了进来。

“娘娘，陛下和苏贵妃来了。”宫女来不及行礼，就急急地说道。

“什么？”南宫水瑶从椅子上惊起，慌道：“东西呢？”

“娘娘不必着急，我已经交给德总管去办了。”

听了宫女的话，南宫水瑶这才稳住了心神。

就着宫女拿过来的菱花镜子，南宫水瑶扶了扶头上的赤金点翠如意步摇。

“接驾吧！”南宫水瑶双手一挥，宽大的衣袖一荡，殿内的太监、宫女都迅速走了出去，在殿外规矩地站成两排，准备迎接圣驾。

此时，夜雪想离去，已经不可能了，只得和南宫水瑶一起去殿外接驾。

“皇上驾到！”太监特有的尖锐拉长声音过后，一身黑色常服的轩辕行烈大步而来。

“臣妾恭迎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南宫水瑶行礼道。

“臣见过陛下，陛下万安。”

“玉莲郡主何需如此多礼？”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夜雪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就插了进来。

夜雪闻到一股浓浓的玫瑰香味儿，正要不舒服地揉一揉鼻子，手已经被一个食指上戴着蓝宝石镶金戒指、中指戴着金镶玛瑙戒指的女人抓住了。

夜雪抬头，只见面前是一个穿着淡粉色宫装、有着玲珑身段、如一枝玫瑰般成熟娇艳的女人。她不是别人，正是大皇子轩辕傲易的母妃、苏国公的亲妹妹苏贵妃。

苏贵妃是后宫里另一座不亚于南宫水瑶的大山，她的位分虽比南宫水瑶低，排场上却从来没有输过南宫水瑶，当然，在她心里更是不曾服过南宫水瑶。

苏贵妃先是扶起了夜雪，才朝南宫水瑶挥了挥绣着精致牡丹的手绢，“臣妾见过皇后娘娘。”

苏贵妃连眉毛都没抬地说完，未等南宫水瑶叫“起”，便施施然站了起来，她面上的敷衍以及根本没有将南宫水瑶放在眼里的神色是那么显眼。

轩辕行烈像是没有看见一直弯着膝盖行礼的南宫水瑶一样，看着夜雪说：“玉莲郡主也在这儿？正好，进里面说吧！”

轩辕行烈说完，便大步从南宫水瑶身边走过，径直进了殿内。

一听轩辕行烈的话，夜雪就知道了轩辕行烈所来是为了什么事。其实，在得知苏贵妃也来了的时候，她就已经猜到了。

南宫水瑶自然也猜到了。她松了一口气，心道：幸好已经办妥了。

这样想着，南宫水瑶瞄了旁边的夜雪一眼。

收了人家的巨额财物，夜雪不介意对南宫水瑶微笑以待，她摊开右手，客气地说道：“娘娘，请！”

南宫水瑶也客气地点了点头。

一走进殿内，南宫水瑶就看见轩辕行烈黑着一张脸坐在主位上，而苏贵妃正殷勤地递了茶过去。

见夜雪进来，苏贵妃立刻从轩辕行烈身边走到了夜雪跟前。她一把将夜雪拉到

一旁，然后用防备的眼神看了南宫水瑶一眼，对夜雪说道：“玉莲郡主，你怎么会在这里？是不是有人传你进宫的？你不用怕，有什么委屈只管说出来，陛下会为你做主的。”

南宫水瑶听了这话，便知道苏贵妃是冲着她来的。她正要开口，苏贵妃却像挺机关枪一样拉着夜雪的手说个没完。

“可怜的孩子，说起来本宫和你娘也是闺阁中的好友。当年，你母亲何等貌美，连本宫都羡慕不已。看看你，长相与她有五成相似，却没想到竟被那些黑了心肝的恶毒小人划破了脸。你母亲的身体一向不错，想不到生了你，没撑过去就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受尽苦楚。你如今出息了，本宫又是高兴又是伤心，高兴你为舞玲姐姐争了一口气，伤心她没能看到你的成就，那么早就去了……”说着，苏贵妃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她哭得很美，有一种梨花带雨般的娇柔。夜雪也就是个女人，若是

个男人，见了苏贵妃这般模样，怕是早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好一番安慰她了。

苏贵妃用香喷喷的玫瑰手帕点了点眼角的泪，没有让泪珠花了她精致的妆容。

“你不要怕，不管是谁，只要欺负了你，本宫就不会饶过她。就算那人来头再大，她总大不过皇上，皇上一定会为你做主的。”苏贵妃的每一句话都将尖锐的矛头对准了南宫水瑶。

南宫水瑶强忍着心中的不痛快，想了想，她决定装傻。

南宫水瑶冲轩辕行烈行了一个宫礼，一脸不解地说：“陛下这个时辰过来，可是有什么要事？”

放开夜雪的手，苏贵妃抢先道：“陛下这个时辰过来有什么不对吗？是不是搅了皇后娘娘什么事？”

南宫水瑶笑吟吟地望着苏贵妃，“这天下是陛下的，坤宁宫是陛下的，连臣妾也是陛下的，陛下过来，自然不会有不对。只是往常这个时辰，陛下已经歇息了，臣妾心想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陛下才会在这个时辰与苏贵妃一起过来。苏贵妃，难道本宫说得不对吗？”

苏贵妃一时哑口，不过马上她又道：“想必皇后娘娘知道是什么事，当着陛下的面，就请皇后娘娘一一招了吧！”

“苏贵妃这话说得奇怪，招？本宫招什么？”

“皇后娘娘何必装傻充愣？整件事情，我皇儿傲易都亲眼看见了。”

“什么亲眼看见？本宫根本听不懂。倒是苏贵妃今天对本宫的态度与平日不

同，不知究竟本宫是皇后，还是苏贵妃是皇后？”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南宫水瑶和苏贵妃但凡一见面没有不吵的，轩辕行烈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于乐于见到这样一幕。

不过，他今天可不是来听她们吵架的。

轩辕行烈暗暗瞟了夜雪一眼。他当然觉得被他最得意的儿子轩辕傲天欣赏的夜雪，是不可能被南宫水瑶欺负的，而他之所以听了苏贵妃的话过来，就是为了打压无理的那一方。

轩辕行烈虎着脸，道：“别吵了！你们俩一个皇后、一个贵妃，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还有什么风范可言？”

听了轩辕行烈的话，南宫水瑶和苏贵妃的嘴巴都立刻消停了，只用眼神与对方较劲。

轩辕行烈装作没有看到她们之间的暗涛汹涌，他对南宫水瑶说道：“皇后，听说傲初被玉莲郡主打了？傲初的伤势怎么样了？”

南宫水瑶相信轩辕傲初一定将发生在郡主府的事说给了苏贵妃，而苏贵妃肯定添油加醋地告诉了轩辕行烈。轩辕行烈的脸色虽差，但还关心轩辕傲初，南宫水瑶便觉得轩辕行烈对她和轩辕傲初还是有情的。

于是，南宫水瑶看向轩辕行烈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真情实意，“陛下，初儿没什么大碍，休养十来天就会好了。”

南宫水瑶哪里知道轩辕行烈此番作态全是在演戏？

苏贵妃当然也不知，她还以为轩辕行烈是护着南宫水瑶和轩辕傲初呢。

苏贵妃一甩帕子，道：“皇后娘娘又何必硬撑？就算二皇子犯了错，但好歹也是陛下的骨肉，若是二皇子有什么不妥，娘娘还是早些告诉陛下，让陛下去找太医院的人过来给二皇子看看。”

“不劳苏贵妃操心。”南宫水瑶冷冷地道，“刚才太医院的刘太医已经来看过了，傲初并无大碍。”

是吗？苏贵妃见南宫水瑶不像是在演戏，她心中恨道：怎么不被一掌打死？一了百了。

苏贵妃咳嗽了两声，“二皇子福大命大，只是可怜我们舞玲姐姐的玉莲郡主，平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说着，苏贵妃拉着夜雪的手，一脸悲伤地道：“这件事

要是传扬出去，可叫你一个女儿家的名声该怎么办啊？”

南宫水瑶佯装不懂，道：“苏贵妃这话从何说起？本宫有些听不懂了！”

轩辕行烈道：“皇后，朕听苏贵妃说傲初之所以被打，是因为送了些不合礼仪的东西给玉莲郡主？”

“皇上这话是从苏贵妃那里听来的？皇上和苏贵妃这个时辰过来，难道也是为了此事？”南宫水瑶一脸惊讶。

装？你还装？苏贵妃恨不得扑上去把南宫水瑶咬死，然后她好坐上皇后的宝座。

压下心中的恨意，苏贵妃一挥粉红长袖，气质高雅地走到了南宫水瑶的面前，她道：“都这个时辰了，皇后娘娘又何必装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娘娘还是早些招了吧。或许陛下看在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不会责怪娘娘。”

“本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南宫水瑶笑道，“苏贵妃句句针对我，还代皇上说话，苏贵妃真是好大的威风。”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贵妃，哪里有娘娘的威风大。”苏贵妃瞟了轩辕行烈一眼，见轩辕行烈听了南宫水瑶的话没有反应，立刻接着说道：“请问皇后娘娘，你让二皇子送玉莲郡主又是花又是首饰、衣服的，是想将玉莲郡主的名声置于何地？”

苏贵妃硬声道：“亏得我大皇儿就在现场，不然此事，陛下还蒙在鼓里。玉莲郡主是不得南宫大将军的喜欢，母亲也早逝，但皇后娘娘好歹是她的姑姑，您就这样叫二皇子侮辱您的亲侄女？玉莲郡主只有十三岁，一个男人送玉莲郡主贴身衣服、首饰，娘娘，您叫玉莲郡主以后怎么嫁人？您叫她未来的夫婿怎么想？您让她怎么在世人面前抬起头来做人的？”

“苏贵妃是不是误会了？”听了苏贵妃的话，南宫水瑶笑道。

“哪里有什么误会？”苏贵妃拉过了夜雪，温声说道：“玉莲郡主，你不要怕，有什么说什么。陛下在这里，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夜雪将苏贵妃放在她左手上的手用右手推开了，扬起笑脸，“谢谢苏贵妃关心，但是我真的没受什么委屈。”

听了夜雪的话，苏贵妃明显一愣。这个时候，南宫夜雪不是该大叫委屈，让轩辕行烈为她做主，然后自己在旁边添油加醋，最好让轩辕行烈将南宫水瑶从皇后的宝座上踢下来，同轩辕傲初一起打入冷宫吗？

只听夜雪对轩辕行烈道：“陛下，其实您和苏贵妃娘娘都误会了。要说起来，这里也有臣的不是，当时大皇子在场，臣没有向大皇子解释，以至于让大皇子误会了。”

“陛下，事情并非苏贵妃所说，还请陛下听臣妾一一道来……”南宫水瑶姿态优美地朝轩辕行烈福了福身子，然后巧舌如簧地将夜雪打了轩辕傲初的那一掌说成了是比武。

“比武？”苏贵妃的眼睛瞪得如铜铃般大，俨然没有了最开始的那股娇艳之气。

在南宫水瑶带有乞求的眼神中，收了财物的夜雪很有“职业道德”地说：“陛下，说起来，二皇子殿下也是一个好学、好武之人，然而二皇子身份尊贵，宫里教二皇子习武以及与他打练习的侍卫都不敢出全力。微臣不才，挂了帝国第一天才之名，上次又力败前来行刺的黑衣刺客，皇后娘娘便希望微臣能指点一下二皇子的武艺。”说着，夜雪看了一眼因她帮着撒谎而面露喜色的南宫水瑶，接着道：“只是臣有武职、爵位在身，皇后娘娘谨守宫中规矩，没有单独召臣进宫。就在几日前，皇后娘娘和二皇子派了太监到臣府里，希望臣若是遇见了二皇子，也不用特意指点，只要二皇子偷袭臣时，臣与二皇子过几招便可。”

“陛下，事实正如玉莲郡主所言。”南宫水瑶生怕夜雪反悔一样，急忙接口道：“今儿傲初出宫庆贺玉莲郡主升迁之喜，趁机突然对玉莲郡主出手，只是想讨教一番。”南宫水瑶看着夜雪违心地赞道：“玉莲郡主不愧是帝国第一天才，不愧是绝顶高手的得意弟子，傲初偷袭不但没有得手，反而被玉莲郡主所伤。”

想到轩辕傲初受的内伤、脸上的苍白之色、嘴角的血丝，南宫水瑶手中的帕子便被揪得紧紧的。

夜雪也笑望着南宫水瑶，“武者过招，有所伤亡是很正常的事。之前皇后娘娘还说二皇子练武十几年，没有受过伤、流过血，于他坏处多过好处。娘娘虽说过叫我下手不要留情，但臣出手还是有分寸的，绝对不会伤了二皇子的性命。”

南宫水瑶的心在滴血，面上却无限感激地看着夜雪，道谢道：“这事，本宫代傲初谢过玉莲郡主了。想必经此一事，傲初一定受益良多。刚刚刘太医已经来看过了，傲初的伤养个十来天也就大好了。劳得郡主这么晚过来看他，本宫和傲初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南宫水瑶的这一番话解释了夜雪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而夜雪也顺势道：“这是臣的本分，当不得皇后娘娘一个‘谢’字。”

听了夜雪和南宫水瑶的话，苏贵妃的肺都气炸了。她不知道夜雪为什么要歪曲事实，帮南宫水瑶说话，但她决不会轻易罢休。南宫水瑶入宫至今甚少出错，想抓她一个错处太难了。

苏贵妃正要说话，轩辕行烈却突然开口道：“苏贵妃，这怎么和你告诉朕的不一样？”

苏贵妃冲着轩辕行烈屈膝行礼，“陛下，臣妾都是听傲易说的。傲易当时在场，他看到的和玉莲郡主与皇后娘娘说的根本不一样。”

“苏贵妃，刚刚玉莲郡主不是已经说了，大皇子并不知道内情吗？”南宫水瑶冷冷地看着苏贵妃，“苏贵妃，不知道本宫哪里得罪你了，你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编些谎言往本宫身上泼脏水？”

听了南宫水瑶的话，苏贵妃立刻拍了拍高耸的胸部，“皇后娘娘，臣妾行得正，坐得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傲易亦是如此。”她又偏头看着夜雪，“今天在郡主府发生的事，不只傲易亲眼看到了，更有其他御前侍卫在场。臣妾不知玉莲郡主为何说谎帮着二皇子，难道是受了小人的蒙骗？还是被小人所威胁？”

“娘娘！”夜雪笑道，“臣已经说过了，大皇子殿下确实误会了。如果娘娘不信我这个在娘娘心中受了委屈的人的话，娘娘可以传御前侍卫过来，是非对错，一问便知。”

夜雪浑身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是那样自信满满，苏贵妃原本还想宣御前侍卫前来对质，一见夜雪这副样子，她又迟疑了。

苏贵妃转念一想，御前侍卫都是夜雪的手下，当然会帮着夜雪说话，她若是宣御前侍卫前来，无疑是自取其辱。

苏贵妃咬着牙齿，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相比苏贵妃，南宫水瑶却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刚才听苏贵妃说还有御前侍卫在场，她的心里立刻咯噔了一下，神色也有些不自然。她只来得及贿赂夜雪，若苏贵妃挑唆轩辕行烈宣御前侍卫当堂对质，事情就不妙了。

轩辕行烈却将南宫水瑶的表情全看在了眼里。他和苏贵妃前来，本是想坐着坐了南宫水瑶和轩辕傲初的罪名，然后就在今夜，让没有南宫武铭撑腰、无权无势的南宫水瑶母子正式退出夺帝的舞台。

当夜雪帮着南宫水瑶和轩辕傲初说话的时候，轩辕行烈也在怀疑夜雪是不是被南宫水瑶下了迷药。当他看到南宫水瑶慌乱之中露出马脚，而夜雪始终面不改色，他便想到夜雪或许是另有想法，又或许是得了好处。

这样想着，轩辕行烈便打消了原本的心思。没有了南宫武铭，夜雪又不上轩辕傲初的钩，南宫水瑶和轩辕傲初不过是案板上的肉，随便他们宰割而已，只是时间

问题，倒也不急于这一时。

南宫水瑶和轩辕傲初的命运已经被轩辕行烈定了，一个是他的女人，但他对她从来没有好感，更多的则是厌恶。一个是他的儿子，要说没有一点感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国家面前，微乎其微的父子之情立刻就被理智取代了，谁叫轩辕傲初妄想不属于他的帝位？是人，总要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的。青龙帝国只有一个皇帝，除了轩辕傲天还是轩辕傲天。

夜雪与南宫水瑶联手，让苏贵妃一时无话可说，可是苏贵妃很快就想起了轩辕傲易说的礼物。她挑着画得好看的柳眉，当着轩辕行烈的面，一脸怀疑地看着南宫水瑶——苏贵妃知道夜雪不能惹，只能拿南宫水瑶开刀了，只听她道：“皇后娘娘说的话乍一听很有道理，可是为什么二皇子会给玉莲郡主送衣服、首饰呢？这些可都是女儿家贴身的私密物件啊！”

苏贵妃围着南宫水瑶打转，一脸审视，“皇后娘娘可不要说是您送给玉莲郡主的啊！臣妾可没听说过，谁家姑姑给侄女儿送成衣过去的，而且还是叫一个男子送过去的。要说像玉莲郡主这样的女儿家，送她成衣，也只有已经去世的舞玲姐姐和与玉莲郡主关系并不好的长公主有资格。就算是玉莲郡主的亲生父亲南宫大将军送玉莲郡主衣服，这般没有规矩的事情传扬出去，怕是也要成为神武大陆的笑话的。还有那花，二皇子就那样送给了玉莲郡主。”苏贵妃笑得如一朵娇艳的玫瑰花儿，美丽的下面却藏着狰狞的刺，“皇后娘娘向来最重规矩，言行举止皆是宫中楷模，那些东西不可能是您送给玉莲郡主的吧？”

听了苏贵妃的话，南宫水瑶后背冷汗不住地往外冒。

夜雪微微皱眉。苏贵妃的话说得没有错，世家贵族规矩之森严，言、行、坐、卧皆有一定之规，就是笑也不能张开嘴哈哈大笑，而南宫水瑶若犯这种低级错误，显然是说不通的。

心思急转，夜雪想到了那几箱东西的最后去处。

只见夜雪笑靥如花，道：“正如苏贵妃娘娘所说，那些东西的确不是皇后娘娘送给我的。”

苏贵妃面上一喜，南宫水瑶的脸色却一下就变得苍白了。

夜雪笑着又道：“当然，也不是二皇子殿下送给我的。那花是我喜欢的，送花的当然是皇后娘娘，而那几箱衣衫、首饰也是皇后娘娘送的，但并非送给我。”夜雪又面向轩辕行烈道：“陛下尽管派人去查，那几箱东西已经换成了现银，捐给了

城内的养济院，将会陆续分发给吃不上饭的穷人和乞丐。”

听了夜雪的话，南宫水瑶立刻反应了过来，“回陛下的话。陛下对臣妾好，经常赏赐给臣妾东西，再加上臣妾的嫁妆，臣妾的首饰、衣服实在太多，很多都没用过、穿过。臣妾心想，实在太浪费了，便借着玉莲郡主的名将这些东西都典当了，希望能帮帝国的一些百姓度日。”

夜雪与南宫水瑶一唱一和，瞬间将苏贵妃的明枪暗箭一一化解了。

最后，轩辕行烈象征性地训斥了苏贵妃几句，说她搞不清状况，听风就是雨，没有十足的证据就说南宫水瑶的不是。轩辕行烈让苏贵妃想想自己一身奢华，南宫水瑶却把东西捐出去了，还是那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怎可相比？

苏贵妃的反应也不慢，解释说她只是因为担心她的老朋友舞玲姐姐唯一的女儿夜雪，一时情急没问清楚，才……

轩辕行烈没再说什么，当晚却留在了坤宁宫过夜。

一场没有硝烟却处处充满了杀机的宫廷争斗就这样落幕了。

来的时候两个人、走的时候独自一个人的苏贵妃，把南宫水瑶恨到骨子里了，而对于夜雪，苏贵妃不敢恨，只有警惕。

于是，苏贵妃才出了坤宁宫，就叫心腹太监连夜出宫去了大皇子府。

苏贵妃的心腹太监带来的并不是好消息。

一听太监的话，轩辕傲易就坐不住了，立刻派了府里的几个高手，外加有着一双红眼、看得他头皮发麻的剔骨，一行人悄悄去了苏国公府。

剔骨——真名叫剥皮的杀手，原本为了千年人参与苏国公签订了合约，在暗处保护轩辕傲易，而最近苏国公和南宫武铭都派高手暗杀对方的人马，轩辕傲易这里，南宫武铭也没少派人暗袭，却都被剥皮一一化解了。

因为皇宫里出了黑衣刺客一事，怕死的轩辕傲易就将剥皮从暗处调到了明处，一天十二个时辰寸步不离他左右。轩辕傲易对剥皮的依赖，已经到了他和皇子妃睡觉，剥皮都要在外间保护的地步。

轩辕傲易一行人到了苏国公府，苏国公和苏白很快就在议事厅与他们相见了。

听了这一夜发生的事，苏国公眉头深锁。

苏白一脸惊讶地道：“想不到南宫夜雪竟然会帮南宫水瑶。南宫夜雪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和南宫水瑶不是敌人吗？”